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二十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晉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宋紀二

起景平二年盡文帝元嘉四年凡四年

晉陽王下

景平二年

魏拓跋珪始光元年西秦乞伏熾燔建宏五年夏赫連勃勃與六年燕馮跋太平十六年北涼沮渠蒙

遜元始

春正月

考異曰宋本紀正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宋紀二月己巳宋歸二月癸巳李延壽南史二月己卯朔皆

誤也按長歷是年正月丁巳二月丁亥朔後魏書紀志是年無日食今從之魏改元始光 丙寅魏安

定虜王彌卒

帝居喪無禮好與左右狎暱遊戲無度特進致仕

范泰上封事曰伏聞陛下時在後園頗習武備鼓鞀在宮聲聞於

外黷武掖庭之內誼譁省闕之閒非徒不足以威四夷祇生遠近之怪陛下踐祚委政宰臣實同高宗諒陰之美而更親狎小人懼非社稷至計經世之道也不聽泰甯之子也南豫州刺史盧陵王義真警悟愛文義而性輕易與太子左衛率謝靈運員外常侍顏延之慧琳道人情好款密嘗云得志之日以靈運延之爲宰相慧琳爲西豫州都督

西豫州卽豫州也宋南豫州治歷陽豫州治壽陽壽陽在歷陽西故亦謂豫州爲西豫州

運元之孫也性褊傲不遵法度朝廷但以文義處之不以爲有實用靈運自謂才能宜參權要常懷憤邑延之舍之仲孫也

類舍見九十六

卷晉成帝咸康四年嗜酒放縱徐羨之等惡義真與靈運等游義真故吏范

晏從容戒之義真曰靈運空疎延之隘薄魏文帝所謂古今文人類不謾細行者也但性情所得未能忘言于悟賞故與之遊耳於

是羨之等以爲靈運延之構扇異同非毀執政出靈運爲永嘉太守延之爲始安太守義真至歷陽多所求索執政每裁量不盡與義真深怨之數有不平之言又表求還都諮議參軍廬江何尚之屢諫不聽時羨之等已密謀廢帝而次立者應在義真乃因義真與帝有隙先奏列其罪惡廢爲庶人徙新安郡前吉陽令堂邑張約之上疏曰

吉陽縣屬廬陵郡今吉州有吉水縣蓋吳立縣于吉水之陽因以爲名也

廬陵王少蒙先

皇優慈之遇長受陛下睦愛之恩故在心必言所懷必亮容犯臣子之道致招驕恣之愆至於天姿夙成實有卓然之美宜在容養錄善掩瑕訓盡義方進退以漸今猥加剝辱幽徙遠郡上傷陛下常棣之篤下令遠近恇然失圖臣伏思大宋開基造次根條未繁宜廣樹藩戚敦睦以道人誰無過責能自新以武皇之愛子陛下

之懿弟豈可以其一酋長致淪棄哉嘗奏以約之爲梁州府參軍尋殺之夏四月甲辰魏主弒東巡大衛秦王熾警遣鎮南將

軍吉毗等帥步騎一萬南伐白苟車字崔提旁爲四國皆降之

白苟

國至唐猶存蓋生羌也其地與東
州接車字崔提旁爲無所考

徐羨之等以南兗州刺史檀

道濟先朝誓將威服殿省且有兵眾乃召道濟及江州刺史王宏

入朝五月皆至建康以廢立之謀告之甲申謝晦以領軍府屋敗

應治悉令家人出外聚將士于府內又使中書舍人邢安泰潘盛

爲內應夜邀檀道濟同宿晦悚動不得眠道濟就寢便熟晦以此

服之時帝于華林園爲列肆親自沽賣又與左右引船唱呼以爲

歡樂夕游天淵池卽龍舟而飛乙酉詰旦道濟引兵居前羨之等

繼其後入自雲龍門安泰等先誠宿衛莫有禦者帝未與軍士進

殺一侍者傷帝指扶出東閣收璽綬羣臣拜辭衛送故太子宮侍
中程道惠勸讓之等立皇弟南豫州刺史義恭讓之不許時江陵
城上有紫雲望氣者皆以爲帝王之符當在西方又江陵西至上
明及江津其間有九十九洲楚諺云洲滿百當出王者時忽有一
洲自生汀流迴薄而成讓之等因遣宜都王義隆素有令望又多
符瑞乃稱皇太后令數帝過惡廢爲營陽王以宜都王纂承大統
赦死罪以下又稱皇太后令奉還璽綬并廢皇后爲營陽王妃遷
營陽王於吳使檀道濟入守朝堂王至吳止金昌亭六月癸丑讓
之等使邢安泰就弑之王多力突走出昌門

金昌亭在昌門內孫
權記註云斷門吳西

郭門夫差作以天門通關闕故名之後春申君
改爲昌門金昌亭以其在西門內故名金昌追者以門關路而

弑之

裴子野論曰古者人君養子能言而師授之辭能行而傅相之
禮宋之教誨雅異于斯居中則任僕妾處外則近趨走太子皇
子有帥有侍是二職者皆憲阜也制其行止授其法則道違戚
否罔弗由之言不及於禮義識不達於今古謹敕者能勸之以
吝嗇狂愚者或誘之以凶慝雖有師傅多以耆艾大夫爲之雖
有友及文學多以膏粱年少爲之具位而已亦弗與游幼王臨
州長史行事宣傳敎命又有典籤往往專恣竊弄威權南史曰
故事府
州部內論事皆籤前直叙所論之事後云謹籤日月下又云某
官某籤故府州置典籤以領之本五品吏宋初改爲士職宋末
多以幼少皇子爲籤鎮時主以左右親近領典籤其權任遂重是以本根雖茂而端良甚寡嗣
君冲幼世繼姦回雖惡物醜類天然自出然習則生常其流遠
矣降及太宗舉天下而棄之亦昵比之爲也嗚呼有國有家其

鑒之矣

傅亮帥行臺百官奉法徬迎宣都王於江陵祠部尚書蔡廓

晉時渡江

始有祠部尚書常與右僕射通職不常置以右僕射攝之若右僕射闕則祠部尚書攝知右事

至尋陽遇疾不堪

前亮與之別廓曰營陽在吳宜厚加供奉一旦不幸卿諸人有弒

主之名欲立於世將可得邪時亮已與羨之議害營陽王乃馳信

止之不及羨之大怒曰與人共計議如何我轉背即賣惡於人邪

羨之等又遣使者殺前廬陵王義真於新安

考異曰宋南史本紀二月廢義真徙新安

之下即云執政使使者誅義真於新安宋義真傳六月癸未羨之

等遣使殺義真於徙所羨之傳亦云廢帝後殺義真于新安殺帝

于吳縣按長歷六月庚寅朔無癸未蓋癸丑也

羨之以荊州地重恐宣都王至或別用人

乃亟以錄命除領軍將軍謝晦行都督荆湘等七州諸軍事荊州

刺史

錄命錄尚書自出命也

欲令居外為撥精兵舊將悉以配之秋七月行

勢必不行廢主若存慮其將來受禍致此殺害蓋由貪生過深甯敢一朝頓懷逆志不過欲握權自固以少主仰待耳殿下但當長驅六轡以副天人之心王曰卿復欲爲宋昌邪

宋昌事見十三卷漢高后八年

史王曇首南蠻校尉到彥之皆勸王行曇首仍陳天人符應王乃曰諸公受遺不容背義且勞臣舊將內外充滿今兵力又足以制物夫何所疑乃命王華總後任留鎮荊州王欲使到彥之將兵前驅彥之曰了彼不反便應朝服順流若使有虞此師既不足恃更開嫌隙之端非所以副遠邇之望也會雍州刺史褚裕之卒乃遣彥之權鎮襄陽甲戌王發江陵引見傅亮號泣哀動左右旣而問義真及少帝亮廢本末悲哭嗚咽侍側者莫能仰視亮汗流沾背不能對乃布腹心於到彥之王華等深自結納王以府州文武嚴

兵自衛壘所遣百官眾力不得近部伍中兵參軍朱容子抱刀處
王所乘舟戶外不解帶者累旬 魏主憲遣平城 秦王熾督遣

太子暮末帥征北將軍木奔干等步騎三萬出貂渠谷攻河西白

草嶺臨松郡皆破之

水經註西平鮮谷
巖東南有白草嶺

徙民二萬餘口而還

太祖文皇帝上之上

詩義隆小字車兒武帝第三子也
位三十年爲太子勅所弑改元一

在

元嘉元年八月丙申宜都王至建康羣臣迎拜於新亭徐羨之問

傅亮曰王可方誰亮曰晉文景以上人羨之曰必能明我赤心亮

曰不然丁酉王謁初甯陵還止中堂

晉孝武以太學在蔡淮南去
嘉城懸遠權以中堂爲大學

親得奠于先聖則中堂亦在
秦淮北但在嘉城之外耳

百官奉璽綬王辭讓數四乃受之卽

皇帝位於中堂備法駕入宮御太極前殿大赦改元文武賜位二

等戊戌謁太廟詔復廬陵王先封迎其柩及孫脩華勳妃還建康

孫義其母謝 庚子以行荊州刺史謝晦爲眞晦甚有自矜之色將

之鎮詣從叔光祿大夫潛別潛問晦年晦對曰三十三潛笑曰昔

荀中郎年二十七爲北府都督卿比之已爲老矣晦有愧色臨行

與蔡廓別廓人問曰吾其免乎廓曰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廢

昏立明義無不可但殺人二兄而之以之北而挾震主之威據上流

之重以古推今自免爲難晦始懼不得去既發顧望石頭城喜曰

今得脫矣癸卯徐羨之進位司徒王宏進位司空傅亮加開府儀

同三司謝晦進號衛將軍檀道濟進號征北將軍有司奏車駕依

故事臨華林園聽訟詔曰政刑多所未悉可如先者二公推訊二

謂徐羨之 帝以王曇首王華爲侍中曇首領右衛將軍華領驍騎將

軍朱容子爲右軍將軍魏明帝有左軍將軍晉武帝置前軍右軍

又置後軍是爲四軍號驍將軍游擊將軍

並漢韓號將軍也韓置爲中軍及晉以領護左右衛驍騎游擊爲六軍

初帝母胡婕妤生帝至五歲被譴賜死及帝卽位有司議上尊號甲辰詔尊婕妤好爲章皇太后封皇弟義恭爲江夏王義宣爲竟陵王義季爲衡陽王仍以義宣爲左將軍鎮石頭徐羨之等欲卽以到彥之爲雍州帝不許徵彥之爲中領軍委以戎政彥之自襄陽南下謝晦已至鎮虛彥之不過己彥之至楊口步往江陵深布誠款晦亦厚自結納彥之留馬及利劍名刀以與晦晦由此大安

柔然紇升蓋可汗聞魏太宗殂將六萬騎入雲中殺掠吏民攻拔盛樂宮魏王恣自將輕騎討之三日二夜至雲中紇升蓋引騎圍魏主五十餘重騎遁馬首相次如堵將士大懼魏主顏色自若眾情乃安紇升蓋以弟子於陟斤爲大將魏人射殺之紇升蓋懼遁

去考異曰後魏本紀曰緒陽子討曹文率輕騎討之虜乃退走李延壽北史紀云帝帥輕騎討之虜乃退走今據續編傳從北史

尚書令劉絜言於魏主曰大檀自恃其眾必將復來請俟收田畢

大發兵爲二道東西並進以討之魏主然之 九月丙子立妃袁

氏爲皇后耽之曾孫也袁耽見九十五卷成帝成康元年 冬十月吐谷渾威王

阿柴卒阿柴有子二十人疾病召諸子弟謂之曰先公車騎以大

業之故捨其子捨處而授孤孤敢私於緯代而忘先君之志乎先

謂樹洛干也樹洛干授阿柴國見一百一十八卷晉安帝義熙十三年 我死汝曹當奉慕瓚爲主緯

代者阿柴之長子慕瓚者阿柴之母弟叔父烏紇提之子也烏紇

立也妻樹洛干母生二子慕瓚慕利延 阿柴又命諸子各獻一箭取一箭授其弟慕

利延使折之慕利延折之又取十九箭使折之慕利延不能折阿

柴乃諭之曰汝曹知之乎孤則易折眾則難摧汝曹當戮力一心

然後可以保國甯家言終而卒慕瓚亦有才略撫秦涼失業之民及氏羌雜種至五六百落部眾轉盛十二月魏主靈命安集將

軍長孫翰安比將軍尉眷北擊柔然魏主自將屯柞山柞山在平城之西大

河之東柔然北遁諸軍追之大獲而還翰肥之子也詔拜營陽王

母張氏爲營陽太妃林邑王范陽邁寇日南九德諸郡沈約曰九德郡唐爲豐州

故屬九真孫吳分立宕昌王梁彌忽遣子彌黃入見於魏宕昌

羌之別種也羌地東接中國西通西域長數千里各有酋帥部落

分地不相統攝而宕昌最彊有民二萬餘落諸種畏之北史曰宕昌蓋三苗

之唐杜佑曰其界自仇池以西東西千里夏主弼弼將廢太子瓚

而立少子酒泉公倫瓚聞之將兵七萬北伐倫倫將騎三萬拒之

戰於高平倫敗死倫兄太原公昌將騎一萬襲瓚殺之并其眾八

萬五千歸於統萬夏主大悅立昌爲太子夏主好自矜大名其四

門東曰招魏南曰朝宋西曰服涼北曰平朔

元祐二年

魏拓跋燕始光二年西秦乞伏熾磐建宏六年夏赫連昌承光元年燕馮贖太平十七年北涼沮渠蒙遜

元始十

四年春正月徐羨之傅亮上表歸政表三上帝乃許之內寅始

親萬幾羨之仍遜位還第徐璠之程道惠及吳興太守王韶之等

並謂非宜敦勸甚苦乃復奉詔視事辛未帝祀南郊大赦己

卯魏主靈還平城二月燕有女子既嫁而化爲男娶妻而無子

燕王跋以問羣臣尙書左丞傅權對曰西漢之末雌鷄化爲雄猶

有玉斧之禍況今女化爲男臣將爲君之兆也跋問何以禳之權

曰桑穀生朝太戊修德而殷道以興焚臧守心宋景賁躬而延齡

二紀惟修德崇善可以轉禍爲福耳三月丙寅魏主靈尊保母

竇氏爲保太后密后之殂也魏主尙幼太宗以竇氏慈良有操行使保養之竇氏撫視有恩訓導有禮魏主德之故加以尊號奉養不異所生 丁巳魏以長孫嵩爲太尉長孫翰爲司徒奚斤爲司空 夏四月秦王熾磐遣平遠將軍叱盧健等襲河西鎮南將軍沮渠白蹄於臨松擒之徙其民五千餘戶於枹罕 魏主靈遣龍驤將軍步堆等來聘始復通好 六月武都宏文王楊盛卒初盛聞晉亡不改義熙年號謂世子元曰吾老矣當終爲晉臣汝善事宋帝及盛卒元自稱都督隴右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秦州刺史武都王遣使來告喪始用元嘉年號 秋七月秦王熾磐遣鎮南將軍吉毗等南擊黑水羌酋鄧擒大破之

黑水羌在鄧至西北

水經註云白水出臨洮縣西南西傾山東南流與黑水合黑水出羌中西南逕黑水城西又西南入于白水

八月夏

至勃勣殂嘉平陵廟號世祖諡曰武烈皇帝道太子昌卽皇帝位
大赦改元承光 王宏自以始不預定策不受司空表讓彌年乃
許之乙酉以宏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冬十月邱璿以

其軍降秦秦以璿爲歸善將軍拜折衝將軍乞伏信帝爲平羌校

尉以鎮之 癸卯魏主暨大伐柔然五道竝進長孫翰等從東道

出黑漠

考異曰翰傳云與娥清出長川今從蠕蠕傳

廷尉卿長孫道生等出白黑二漠

之間

長川牛川同是大漠之地拓跋分其地名耳長川有白黑二漠黑在東白在西

魏主從中道東平公

娥清出栗園

栗園在中道之東西道之東

奚斤等從西道出爾寒山諸軍至漠

南舍輜重輕騎齎十五日糧度漠曠之柔然部落大驚絕迹北走

十一月以武都世子元爲北秦州刺史武都王

時南秦州治漢中故以武都爲

北秦

祠部尙書蔡廓卒廓字子度博極羣書言行以禮以方鯁

閑素爲高祖所知性至孝丁母憂三年不櫛沐殆不勝喪高祖以
廓剛直不容邪枉補御史中丞多所糾奏百官震肅時中書令傅
亮寄任隆重學冠當時朝廷儀典皆取定于亮亮每諮廓然後施
行亮意若有不同廓終不爲屈廓雖年位並輕而爲時流所推重
每至歲時無不束帶到門者廓事兄軌如父家事大小皆諮而後
行公祿賞賜一皆入軌有所資須悉從典者請焉從高祖在彭城
妻鄒氏嘗求夏服廓答書曰知須夏服計給事自應相供無容別
寄時軌爲給事中故稱之云然 初會稽孔甯子爲帝鎮西諮議
參軍及卽位以甯子爲步兵校尉與侍中王華並有富貴之願疾
徐羨之傅亮專權日夜構之於帝甯子嘗東歸至金昌亭左右欲
泊船甯子命去之曰此然君亭不可泊也華每卽居諷詠常誦王

榮登樓賦曰冀王道之一平假高衢而騁力出入蓬茨之等每切齒憤喙歎曰當見太平時否會謝晦二女當適彭城王義康新野侯義賓遣其妻曹氏及長子世休送女至建康帝欲誅羨之亮并發兵討晦聲言當伐魏又言拜京陵京陵與甯陵也治行裝艦亮與晦書曰薄伐河朔事猶未已朝野之慮憂懼者多又言朝士多諫北征上當遣外監萬幼宗往相諮訪南史曰制局監外監領諸仗兵仗多以雙俸爲之時朝廷處分異常其謀頗泄

丙元嘉三年

魏拓跋燾始光三年西秦乞伏熾善建宏七年夏赫連昌承光二年燕馮跋太平十八年北涼沮渠蒙遜

元始十五年

春正月謝晦弟黃門侍郎瞻馳使告晦晦猶謂不然以傳

亮書示諮議參軍何承天曰計幼宗一二日必至傅公慮我好事故先遣此書承天曰外間所聞咸謂西討已定幼宗豈有上理晦

尙謂虛妄使承天豫立答詔啟草言伐虜宜須明年江夏內史程道惠得尋陽人嘗言朝廷將有大處分其事已審使其輔國府中兵參軍樂固封以示晦晦問承天曰若果爾卿令我云何對曰蒙將軍殊顧常思報德事變至矣何敢隱情然明日戒嚴動用軍法區區所懷懼不得盡晦懼曰卿豈欲我自裁耶承天曰尙未至此以王者之重舉天下以攻一州大小旣殊逆順又異境外求全上計也其次以腹心將兵屯義陽將軍自帥大眾戰於夏口若敗卽趨義陽以出北境其次也晦良久曰荊州用武之地兵糧易給聊且決戰走復何晚乃使承天造立表檄又與衛軍諮議參軍琅邪顏邵謀舉兵邵飲藥而死晦立幡戒嚴謂司馬庾登之曰今當自下欲屈卿以三千人守城備禦劉粹登之曰下官親老在都又素

無部軍情計二三不敢受此旨晦仍問諸將佐戰士三千足守城否南蠻司馬周超對曰非徒守城而已若有外寇可以立功登之

因曰超必能辦下官請解司馬南郡以授之

登之晦府司馬領南郡太守乞解以授超

晦卽於坐命超爲司馬領南義陽太守

沈約曰晉末以義陽流民僑立南義陽郡屬荊州領

廣西平

氏二縣轉登之爲長史南郡如故登之繼之孫也

庾亮死于帝以

王安檀道濟始不預廢弑之謀宏弟曇首又爲帝所親委事將發密使報宏且召道濟欲使討晦王華等皆以爲不可帝曰道濟止於魯從本非創謀殺害之事又所不關吾撫而使之必將無慮乙丑道濟至建康丙寅下詔暴煖之亮晦殺營陽廬陵王之罪命有司誅之且曰晦據有上流或不卽罪朕當親帥六師爲其邊防可遣中領軍到彥之卽日電發征北將軍檀道濟駱驛繼路符衛軍

府州以時收鵠

符衛軍府及荆州官屬使收誅晦也

已命雍州刺史劉粹等斷其走

伏竊走者逃走之

罪止元凶餘無所問是日詔召羨之亮羨之

行至西明門外謝朐正直

朐爲黃門侍郎正入直省內也

遣報亮云殿內有異處

分亮辭以嫂病暫還遣使報羨之羨之還西州

揚州刺史治臺城西故曰西州乘

內人問訊車出郭步走至新林

新林浦去建康城二十里

入陶隨中自經死亮

乘車出郭門乘馬奔兄迪墓屯騎校尉郭泓收之至廣莫門上遣

中書舍人以詔書示亮并謂曰以公江陵之誠

謂亮迎帝於江陵也

當使諸

子無恙亮謂詔書訖曰亮受先帝布衣之眷遂蒙顧託黜昏立明

社稷之計也欲加之罪其無辭乎於是誅亮而徙其妻子於建安

誅羨之二子而宥其兄子珮之又誅晦子世休收繫謝朐亮字季

友北地靈州人也父瑗與郗超善超嘗詣瑗見其二子迪及亮

亮年四五歲超令人解亮衣使左右持去亮初無吝色超謂瑗曰
卿小兒才名位宦當遠踰於兄然保家傳祚當在大者迪後以儒
學致身官至五兵尙書永初二年卒亮博涉經史尤善文辭高祖
登庸之始文筆皆是記室參軍滕演北征廣固悉委長史王誼自
此以後至於受命表策文誥皆亮辭也初亮見世路屯險誓演慎
論其略曰四道好謙三才忌滿祥萃虛室鬼瞰高門豐屋有藪家
之災鼎食無百年之貴然而徇欲厚生者忽而不戒知進忘退者
曾莫之懲語有之曰誠能慎之福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耳及
少帝失德內外憂懼見飛蛾之投燭作感物賦以寄意其略曰習
習飛蚋飄飄纖蠅綠幌求隙望燄思陵糜蘭膏而無悔赴翹燭而
未懲瞻前軌之既覆忘改轍於後乘匪微物之足悼悵永念而撫

傅亮蓋自知傾覆求退而無由也 帝將討謝晦問策於檀道濟

對曰臣昔與晦同從北征

穆見一百十八卷晉安帝義熙十三年

入關十策晦有其

九才略明練殆爲少敵然未嘗孤軍決勝戎事恐非其長臣悉晦

習晦悉臣勇今奉王命以討之可未陳而擒也丁卯徵王宏爲侍

中司徒錄尚書事揚州刺史以彭城王義康爲都督荆湘等八州

諸軍事荊州刺史樂問復遣使告謝晦以徐傅及晦等已誅誨先

舉羨之亮哀次發子弟凶問旣而自出射堂勒兵晦數從高祖征

討徧睹經略至是指麾處分莫不曲盡其宜數日閒四遠投集得

精兵三萬人乃奉表稱羨之亮等忠貞橫被冤酷且言臣等若志

欲執權不專爲國初廢營陽陛下在遠武王之子尙有童幼擁以

號令誰敢非之豈得泝流三千里虛館七旬仰望鸞旗者哉故廬

陵王於營陽之世積怨犯上自貽非命不有所廢將何以興耿弇不以賊遺君父臣亦何負於宋室耶此皆王宏王曇首王華險躁猜忌讒構成禍今當舉兵以除君側之惡秦王熾磐復遣使如魏請用師於夏初袁皇后生皇子劼后自詳視使馳白帝曰此兒形貌異常必破國亡家不可舉卽欲殺之帝狼狽至后殿戶外手撥幔禁之乃止以尙在諒闇故秘之閏月丙戌始言邵生邵始生三日帝往視之簪帽甚堅無風而墜於劼側上不悅初名之曰劼在文爲召刀後惡焉故改刀爲力帝下詔戒嚴大赦諸軍相次進路以計討晦晦以弟遯爲竟陵內史將萬人總畱任帥眾二萬發江陵列舟艦自江津至於破冢旌旗蔽日歎曰恨不得以此爲勤王之師晦欲遣兵襲湘州刺史張邵何承天以邵兄益州刺

史裕與晦善曰邵意趣未可知不宜遽擊之晦以書招邵邵不從
二月魏起太學於城東祀孔子以顏回配 戊午以金紫光祿

大夫王敬宏爲尚書左僕射豫章太守鄒緝之爲右僕射敬宏廡

之曾孫也庚申上發建康命王宏與彭城王義康居守入居中書

下省

中書有上省下省

侍中殷景仁參掌留任帝城會稽長公主謂止崇

內總攝六宮

臺內卽禁中

謝晦自江陵東下何承天留府不從晦至江

口到彥之已至彭城洲庾登之據巴陵畏懦不敢進會霖雨連日

參軍劉和之曰彼此其有兩耳相征北尋至東軍方彊惟宜速戰

登之懼怯使小將陳祐作大駭貯茅懸於帆檣云可以焚艦用火

宜須晴以綏戰期晦然之停軍十五日乃使中兵參軍孔延秀攻

將軍蕭欣於彭城洲破之

水經注江水過長沙下雋縣北又東逕彭城口水東有彭城磯

又攻洲

口糧陷之諸將咸欲退保夏口到彥之不可乃保隱圻

水經註江

水經註如山北

山北對隱圻 晦又上表白訟且自矜其捷曰陛下若果四凶於

廟庭懸三監於絳闕臣便勒眾旋旗還保所任初晦與徐羨之傅亮爲自全之計以爲晦據上流而檀道濟鎮廣陵各有強兵足以制朝廷羨之亮居中秉樞可以持久晦聞羨之等死謂道濟必不獨全及聞道濟帥眾來上惶懼無計道濟既至與到彥之軍合率艦緣岸晦始見艦數不多輕之不卽出戰至晚因風帆上前後連

咽補註沿江不遠日

西人離阻無復鬪心戊辰臺軍至忌置洲尾

水經註江水東過長沙下雋縣北洲水自南注之又東左得

列艦

過江晦軍一時皆潰晦夜出投巴陵得小船還江陵先是帝遣雍州刺史劉粹自陸道帥步騎襲江陵至沙橋

沙橋在江陵北

周超帥萬餘

人逆戰大破之士卒傷死者過半俄而晦敗問至初晦與粹善以粹子曠之爲參軍帝疑之王宏曰粹無私必無憂也及受命南討一無所顧帝以此嘉之晦亦不殺曠之遣還粹所丙子帝自蕪湖東還晦至江陵無他處分惟愧謝周超而已其夜超舍軍單舸詣到彥之降晦眾散略盡乃攜其弟遯等七騎北走遯肥壯不能乘

馬晦每待之行不得速己卯至安陸延頭

水經註武湖水上通安陸之延頭九域志武湖

在黃州界蓋比湖上接延頭也杜佑曰武湖在黃州黃陂縣東黃祖習戰閱武之所

爲戍主光順之所執主

戍副宋齊以下至隋咸有其官

檻送建康晦於路作悲人道以自傷辭甚淒苦到

彥之至馬頭何承天自歸彥之因監荊州府事以周超爲參軍劉粹以沙橋之敗告乃執之於是誅晦瞻遯及其兄弟之子并同黨孔延秀周超等晦女彭城王妃聰明有才貌被髮徒跣與晦訣曰

阿父大丈夫當橫尸戰場奈何狼藉都市言訖叫絕行人爲之落

淚庾登之以無任免官禁錮何承天及南蠻行參軍新興王元謨

等皆見原

據南史王元謨太原祁縣人漢建安二十年集塞下荒地置新興郡魏黃初初遷于原嶺之南元謨蓋本新興

人而居太原之祁縣界也

晦之走也左右皆棄之惟延陵蓋追隨不捨帝以蓋

爲鎮軍功曹督護

延陵蓋姓

晦之起兵引魏南蠻校尉王慧龍爲援慧

龍帥眾一萬拔思陵戍

思陵戍在陳郡西北

進圍項城聞晦敗乃退益州刺

史張裕受詔襲江陵晦敗裕軍始至白帝議者疑裕有貳心帝以

裕弟邵有誠節赦不問代還三月辛巳帝遣建康徵謝靈運爲秘

書監顏延之爲中書侍郎賞遇甚厚帝以慧琳道人善談論因與

議朝廷大事遂參權要賓客輻湊門車常有數十兩四方賂賂相

係方筵七八座上恆滿琳著高屐披貂裘置通呈書佐

通呈典攝之職書佐

章書

會稽孔覲嘗詣之遇賓客填咽嗔涼而已覲慨然曰遂有黑

衣宰相可謂冠履失所矣顏延之亦甚疾之因醉白上曰昔同子
驂乘袁絲正色此三台之坐豈可使刑餘之人居之夏五月乙未

以檀道濟爲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到彥之爲南

豫州刺史遣散騎常侍袁滄等十六人分行諸州郡縣觀察吏政

訪求民隱又使郡縣各言損益丙午上臨延賢堂聽訟延賢堂在

自是每歲三訊周禮秋官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羣

罪定則殺之訊言也左僕射王敬宏性恬淡有重名關署文案初不省讀嘗

預聽訟上問以疑獄敬宏不對上變色問左右何故不以訊牒副

僕射謂不以訊牒副敬宏曰臣乃得訊牒讀之正自不解上甚不

悅雖加禮敬不復以時務及之六月以右衛將軍王華爲中護軍

侍中如故華以王宏輔政王晏首爲上所親任與己相埒自謂力
用不盡每歎息曰宰相頓有數人天下何由得治是時宰相無常
官惟人主所與議論政事委以機密者皆宰相也故華有是言亦
有任侍中而不爲宰相者然尚書令僕中書監令侍中侍郎給事
中皆當時要官也唯與劉湛王晏殷景仁俱爲侍中風力扇幹
冠冕一時上嘗與四人於合殿宴飲甚悅合殿在齋閣之後旣罷出上目
送良久歎曰此四賢一時之秀同管喉唇恐後世難繼也黃門侍
郎謝宏徵與華等皆上所重當時號曰五臣上欲封王晏首王華
等拊御牀曰此坐非卿兄弟無復今日因出封詔以示之晏首固
辭曰近日之事賴陛下英明罪人斯得臣等雖得仰憑天光效其
毫露豈可因國之災以爲身幸陛下雖欲私臣當如直史何上乃

止 魏主遷詔問公卿今當用兵赫連蠕蠕二國何先

杜佑曰柔然後魏太

武以其無知狀類于蟲故改其號曰蠕蠕宋齊謂之芮芮

長孫嵩長孫翰奚斤皆曰赫連土著

未能爲患不如先伐蠕蠕若追而及之可以大獲不及則獵於陰

山取其禽獸皮角以充軍實太常崔浩曰蠕蠕鳥集獸逃舉大眾

追之則不能及輕兵追之又不足以制敵赫連氏土地不過千里

政刑殘虐人神所棄宜先伐之尙書劉絜武京侯安原請先伐燕

於是魏主自雲中西巡至五原因敗於陰山東至和兜山

和兜山蓋在陰

山之東長川之南

秋八月還平城

詔殿中將軍吉恆聘於魏

燕太子

承卒立次子翼爲太子燕王跋戒之曰吾聞君子以學爲本不學

無以立尊敬師傅人倫之始汝其夙夜虔虔欽承明訓 秦王娥

磐伐河西至廉川遣太子暮末等帥步騎三萬攻西安不克又攻

番禾河西王蒙遜發兵禦之且遣使說夏主爲使乘虛襲枹罕夏主遣征南大將軍呼盧古將騎二萬攻苑川車騎大將軍韋伐將

騎三萬攻南安熾磐聞之引歸九月徙其境內老弱畜產於蕩河

杜佑曰蕩河城在廓州
連化縣西一百二十里及莫河仍寒川雷左丞相晏達守枹罕韋

伐攻拔南安獲秦秦州刺史翟爽南安太守李亮吐谷渾握達

等帥部眾二萬落叛秦奔昂川附於吐谷渾王慕瓚大旱蝗左

光祿大夫范泰上表曰婦人有三從之義無自專之道周書父子

兄弟罪不相及女人被宥由來尙矣謝晦婦女猶在尙方始貴後

賤物情之所甚苦匹婦一室亦能有所感激惟陛下留意有詔原

之魏主靈閻夏世祖殂諸子相國國人不安欲伐之長孫嵩等

皆曰彼若城守以逸待勞大檀聞之乘虛入寇此危道也崔浩曰

往年以來熒惑再守羽林鉤已而行其占秦亡

事見一百一十七卷
晉安帝義熙十一年

今年五星并出東方利以西伐天人相應不可失也嵩固爭之

魏志大怒責嵩在官貪汚命武士頓辱之

頓辱挫其首使
頓地以辱之

於是遣

司空奚斤帥四萬五千人襲蒲阪宋兵將軍周幾帥萬人襲陝城

以河東太守薛謐爲鄉導謹辯之子也

薛謐見一百一十八卷
義熙十三年

魏主欲

以中書博士平棘李順總前驅之兵

平棘縣二漢屬常山晉魏屬趙郡

訪于崔浩

浩曰順誠有籌略然臣與之婚姻深知其爲人果于去就不可專

委魏主乃止浩與順由是有隙冬十月丁巳魏主發平城秦左

丞相焜達與夏呼盧古戰於嶺嶺山焜達兵敗十一月呼盧古羣

伐進攻枹罕秦王熾磐選保定連呼廬古入南城

南城枹罕南城

鎮東將

軍趙壽生率死士三百人力戰却之呼盧古羣伐又攻沙州刺史

出連處于遼河處遣後將軍乞伏萬年擊敗之又攻西平執安西將軍庫洛干阮戰土五千餘人掠民二萬餘戶而去 仇池氏楊

興平求內附梁南秦二州刺史吉翰

晉秦始之初立梁州于漢中至安帝之世秦州又治漢中

自是鎮漢中者帶

梁南秦二州刺史遣始平太守龐諮據武興

武興漢武都郡之別縣也蜀以其地當衝

要置武興督以守之宋立東益州梁立武興蕃王國西魏改東益州爲興州因武興郡爲名至我本朝以吳曠之變改爲河州氏

王楊元遣其弟難當將兵拒諮諮難走之

魏主靈行至君子津

會天暴寒冰合戊寅帥輕騎二萬濟河襲統萬壬午冬至夏主

方燕羣臣魏師奄至上下驚擾魏主軍於黑水去城三十餘里夏

主出戰而敗退走入城門未及閉魏內三郎豆代田帥眾乘勝入

西宮

內三郎魏宿衛之官

焚其西門宮門閉代田踰宮垣而出魏主拜代田

勇武將軍魏軍夜宿城北癸未分兵四掠殺獲數萬得牛馬十餘

萬魏主謂諸將曰統萬未可得也他年當與卿等取之乃徙其民萬餘家而還夏宏農太守曹達聞周幾將至不戰而走魏師乘勝長驅遂入三輔會幾卒於軍中蒲阪守將東平公乙斗聞奚斤將至遣使詣統萬告急使者至統萬魏軍已圍其城還告乙斗曰統萬已敗矣乙斗懼棄城西奔長安斤遂克蒲阪夏主之弟助興先守長安乙斗至與助興棄長安西奔安定

考異曰奚斤傳作乙斗今從帝紀

十二

月斤入長安秦雍氐羌皆詣斤降河西王蒙遜及氐王楊元閻之皆遣使附魏 前吳郡太守徐珮之聚黨百餘人謀以明年正會於殿中作亂事覺壬戌收斬之 營陽太妃張氏卒 秦征南將軍吉毗鎮南澗

乞伏國仁置十二郡澗川其一也南澗當又在澗川之南

隴西人辛澹帥戶三千據城遂毗毗走還枹罕澹南奔仇池 魏初得中原民多逃隱

天興中詔采諸漏戶令輸繒帛

魏皇始二年克中山始得中原晉安帝之隆安元年也明年改元天

興於是自占爲紬繭羅縠戶者甚眾不隸郡縣賦役不均是歲始

詔一切罷之以屬郡縣

前吏部尚書王惠卒惠字令明幼而夷

簡爲叔父司徒謚所知恬靜不交遊未嘗有雜事陳郡謝瞻才辯

有風氣嘗與兄弟羣從造惠談論蜂起文史閒發惠時相酬應言

清理遠瞻等慙而退武帝聞其名以問其從兄誕誕曰惠後來秀

令鄙宗之美也卽以爲行參軍時會稽內史劉惔敬之郡送者傾

都惠亦造別還過從弟球球問向何所見惠言惟覺逢人耳素不

與謝靈運相識嘗得交言靈運辯博辭義蜂起惠時然後言時荀

伯子在坐退而告人曰靈運固自蕭散直上王郎有如萬頃陂焉

嘗臨曲水風雨暴至坐者皆驟散惠徐起姿貌不異常日宋國初

建當置郎中令武帝難其人謂傅亮曰今用郎中令不可令減袁
曜卿也既而曰我得其人矣曜卿不得獨擅其奇乃以惠居之少
帝卽位以蔡廓爲吏部尙書不肯拜乃以惠代焉惠被召卽拜未
嘗接客人有與書求官者得輒置閣上及去職卽封如初時以廓
之不拜惠之卽拜事異而意同也兄鑿頗好聚斂廣營田業惠意
甚不同謂曰何用田爲鑿怒曰無田何由得食惠又曰亦復何用
得食其標寄如此

丁元嘉四年

魏拓跋焘始光四年西秦乞伏熾磐建宏八年夏赫連昌承光三年燕世祖太平十九年北涼沮渠蒙遜

元始十

六年 春正月辛巳帝祀南郊

乙酉魏主靈還平城統萬徙民

在道多死能至平城者什纔六七己亥魏主如幽州夏主眞遣平

原公定帥眾二萬向長安魏主聞之伐木陰山大造攻具再謀伐

夏

山羌叛秦

羌分居武始漢關南山者曰山羌

二月秦王熾磐遣左丞相曇達

招慰武始諸羌征南將軍吉毗招慰洮陽諸羌

百思帝置洮陽縣屬狄道郡

羌

人執曇達送夏吉毗爲羌所擊奔還士馬死傷者什八九

魏主

還平城

乙卯帝如丹徒己巳謁京陵初高祖旣貴命藏微時

耕具以示子孫帝至故宮見之有黝色近侍或進曰大舜躬耕歷

山伯禹親事水土陛下不覩遺物安知先帝之至德稼穡之艱難

乎

三月丙子魏主靈遣高涼王禮鎮長安禮斤之孫也

拓跋斤見一百

四卷晉孝武太元元年

又詔執金吾桓貸造淫橋於君子津

丁丑魏廣平

王連卒

丁亥帝遣建康

戊子尙書右僕射鄭鮮之卒鮮之性

剛直不阿強貴嘗爲御史中丞明憲直繩甚得司直之體外甥劉

毅權重當時朝野莫不歸附鮮之盡心於武帝獨不屈意於毅毅

甚恨焉晉義熙八年敕出鎮江陵武帝會於江甯朝士畢集毅素好樗蒲于是會戲及斂局武帝與毅各得其半積錢隱人毅呼武帝并之先擲得雉武帝甚不悅良久乃答之四坐傾矚既擲五子盡黑毅意色大惡謂武帝曰知公不以大坐席與人鮮之大喜徒跣繞牀大叫聲聲相續毅甚不平謂之曰此鄭君何爲者無復錫舅之禮武帝少事戎旅不經涉學及爲宰相頗慕風流時或言論人皆依違不敢難也鮮之難必切至未嘗寬假要須武帝辭窮理屈然後置之武帝或有时慙恚變色動容旣而謂人曰我本無術學言義尤淺此時言論諸賢多見寬容惟鄭不爾獨能盡人之意其以此感之時人謂爲格佞及武帝受禪遷太常都官尙書鮮之爲人通率在武帝坐言無所隱時人甚憚焉而隱厚篤實贍卹親

故性好游行命駕或不知所適隨御者所之尤爲武帝所狎帝嘗於內殿宴飲朝貴畢至惟不召鮮之坐定帝謂羣臣曰鄭鮮之必當自來俄而外白鄭尙書啓事帝大笑引入其被親遇如此 秦王熾磐以輔國將軍段暉爲涼州刺史鎮樂都平西將軍魏景爲沙州刺史鎮西平甯朔將軍出連輔政爲梁州刺史鎮赤水 夏四月丁未魏員外散騎常侍步堆等來聘 庚戌以廷尉王徽之爲交州刺史徵前刺史杜宏文宏文有疾自輿就路或勸之待病愈宏文曰吾杖節三世宏文父慧度祖瑗三世鎮交州常欲投軀帝庭況被徵乎遂行卒於廣州宏文慧度之子也 魏奚斤與夏平原公定相持於長安魏主靈欲乘虛伐統萬飭兵練士部分諸將命司徒長孫翰等將三萬騎爲前驅常山王素等將步兵三萬爲後繼南陽王

伏眞等將步兵三萬部送攻具將軍賀多羅將精兵三千爲前候

素遵之子也

拓跋遵兒一百八卷
晉孝武太原二十年

五月魏主發平城命龍驤將軍

代人陸侯督諸軍鎮大碛以備柔然辛巳濟君子津

壬午中護

軍王華卒華字子陵少有志行爲時人所稱美華以情事異人

王華

情事見一百十七卷
晉安帝義熙十二年

未嘗預宴集終身不飲酒有燕不之詣若宜

有論事者乘車造門主人出車就之卒年四十三魏主靈至拔

鄰山

拔鄰山在
黑水東北

築城舍輜重以輕騎三萬倍道先行羣臣咸諫曰

統萬城堅非朝夕可拔今輕軍討之進不可克退無所資不若與

步兵攻具一時俱往魏主曰用兵之術攻城最下必不得已然後

用之今以步兵攻具皆進彼必懼而堅守若攻不時拔食盡兵疲

外無所掠進退無地不如以輕騎直抵其城彼見步兵未至意必

寬弛吾羸形以誘之彼或出戰則成擒矣所以然者吾之軍士去
家二千餘里又隔大河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者也故以之攻城
則不足決戰則有餘矣遂行 六月癸卯朔日有食之 魏主繼
至統萬分軍伏於深谷以少眾至城下夏將狄子玉降魏言夏主
聞有魏師遣使召平原公定定曰統萬堅峻未易攻拔待我擒奚
斤然後徐往內外擊之蔑不濟矣故夏主堅守以待之魏主患之
乃退軍以示弱遣娥清及永昌王健帥騎五千西掠居民魏軍士
有得罪亡奔夏者言魏軍糧盡士卒食菜糲重在後步兵未至宜
急擊之夏主昌從之甲辰將步騎三萬出城長孫翰等皆言夏兵
步陳難陷宜避其鋒魏主曰吾遠來求賊惟恐不出今既出矣乃
避而不擊彼齎我弱非計也遂收眾偽遁引而疲之夏兵爲兩翼

鼓譟追之行五六里會有風雨從東南來揚沙晦冥宦者趙倪頗

曉方術言於魏主曰今風雨從賊上來我向之彼背之

存疑上文所云風雨

從東南來疑是西南來平城在東統萬在西魏師從平城西伐統萬夏兵從統萬東迎魏師風雨必從西南來乃爲我向彼背考之十六國春秋又作東北今不敢改姑著其疑於此天不助人且將士飢渴願陛下攝騎避

攝收之也

更待後日崔浩此之曰是何言也吾千里制勝一口之中

豈得變易

言先定必勝之計故千里行師不可

以風雨之故變易成策于一日之間賊貪進不止後軍

已絕矣分軍隱出掩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常也

言風在人用之分兵出其後順

風擊之則風爲我用豈有常勢哉

魏主曰善乃分騎爲左右隊以騎之魏主馬蹶

而墜幾爲夏兵所獲拓跋齊以身捍蔽決死力戰夏兵乃退魏主

騰馬得上刺夏尙書斛黎文殺之又殺騎兵十餘人流矢年

解

虜復

奮擊不輟夏眾大潰齊射槐之元孫也

鬲槐什異健之兄晉成帝咸和四年立

魏人乘勝逐夏主至城北殺夏主之弟河南公滿及兄子蒙遜死
者萬餘人夏主不及入城遂奔上邽魏主微服逐奔者入其城拓
跋齊固諫不聽乃與數人從魏主入城夏人覺之諸門悉閉魏主
因與齊等入其宮中得婦人裙繫之繫上魏主乘之而上穿履乘
當是乘之而下蓋凡自上墜下者必藉藉風之物與之俱下則墜
而不損故魏主以裙繫乘之下城然考十六國春秋亦是上字
故不敢妄改姑 僅乃得免會日暮夏尙書僕射問至跋城奉夏主
若其說於此

之母出走

問姓至名補註

長孫翰將八千騎追夏主至高平不及

而遣乙巳魏主入城獲夏公卿將校及諸母后妃姊妹宮人以萬
數馬三十餘萬匹牛羊數千萬頭府庫珍寶車旗器物不可勝計
頒賜將士有差初夏世祖性豪侈築統萬城事見一百十六卷高
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廣十步宮牆高五仞其堅可以厲刀斧蠶柵

壯大飛閣相連皆雕鏤圖畫被以綺繡飾以丹青窮極文采魏主
顓謂左右曰葺爾國而用民如此欲不亡得乎得夏太史令張淵
徐辯復以爲太史令得故晉將毛脩之秦將軍庫洛干歸庫洛干
于秦毛脩之善烹調嘗以羊羹薦魏尙書尙書以爲絕味獻之魏
主魏主大喜乃以脩之爲太官令魏主見夏替作郎趙逸所爲文
譽夏世祖太過怒曰此豈無道何敢如是誰所爲邪當速推之崔
浩曰文士褒貶多過其實蓋非得已不足罪也乃止魏主納夏世
祖三女爲貴人奚斤與夏平原公定猶相拒於長安魏主命宗正
魏清太僕邱堆帥騎五千略地關右定聞統萬已破遂奔上邽斤
追至雍不及而遣清堆攻夏貳城拔之魏主詔斤等班師斤上言
赫連昌亡保上邽鳩合餘燼未有蟠據之資今因其危滅之爲易

請益鎧馬平昌而還魏主不許斤同請乃許之給斤兵萬人遣將軍劉拔送馬三千匹并留娥清邱堆使其驟夏辛酉魏主自統萬東還以常山王素爲征南大將軍假節與執金吾桓貸莫雲留鎮統萬雲頊之弟也

莫頊見一百十四卷晉武帝英熙四年

秦王熾磐還袍罕 秋

七月己卯魏主意至柞嶺

柞嶺卽柞山之嶺

柔然寇雲中問魏已克統萬

乃遁去

秦王熾磐謂羣臣曰孤知赫連氏必無成冒險歸魏

事見

上卷營陽王景平元年

今果如孤言八月遣其叔父平遠將軍渥頭等入貢

於魏

壬子魏主意還至平城以所獲頒賜留臺百官有差魏主

爲人壯健鷲勇臨城對陳親犯矢石左右死傷相繼神色自若由是將士畏服咸盡死力性儉率服御飲膳取給而已羣臣請增峻京城及修宮室曰易云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又蕭何云天子以四

海爲家不壯不麗無以重威魏主曰古人有言在德不在險屈丐
蒸土築城而朕滅之豈在城也今天下未平方須民力土功之事
朕所未爲蕭何之對非雅言也每以爲財者軍國之本不可輕費
至於賞賜皆死事勳績之家親戚貴寵未嘗橫有所及命將出師
指授節度違之者多致負敗明於知人或拔士於卒伍之中惟其
才用所長不論本末聽察精敏下無遁情質不違賤罰不避貴雖
所甚愛之人終無寬假常曰法者朕與天下共之何敢輕也然性
殘忍果於殺戮往往已殺而復悔之 九月丁酉夏安定民舉城
降魏 氏王楊元遣將軍苻白作圍秦梁州刺史出連輔政於赤
水城中糧盡民執輔政以降輔政至駱谷逃還冬十月秦以驍騎
將軍吳漢爲平南將軍梁州刺史鎮南疆 十一月魏主靈遣軍

司馬公孫軌兼大鴻臚持節策拜楊元爲都督荆梁等四州諸軍
事梁州刺史南秦王及境元不出迎軌責讓之欲奉策以還元懼
而郊迎魏主善之以軌爲尙書軌表之子也 十二月秦梁州刺
史吳漢爲羣羌所攻帥戶二千還於枹罕 魏主鑿行如中山癸
卯還平城 晉徵士陶潛卒潛字元亮初名淵明宋愛禪乃更名
潛尋陽柴桑人大司馬侃之曾孫也少有高趣博學善屬文穎脫
不羣任真自得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也
亦不詳姓氏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閒靜少言不慕榮利好
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恆得親
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
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單瓢屢空晏如也常著

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其自序如此時人謂之實錄以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躬耕自資遂抱痲疾乃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爲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公田悉令吏種秫曰令吾常得醉於酒足矣主者固請種秫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秠歲終郡遣督郵至縣吏請束帶見之淵明歎曰我豈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邪卽日解印綬去職賦歸去來辭時晉義熙三年也江州刺史王宏欽慕之嘗自造焉淵明辭以疾宏令人密候之知其常往廬山乃遣其故人龐通之齎酒於半道栗里邀之淵明既遇酒便引酌野亭俄而宏至亦不

迂也遂驩宴窮日淵明無履宏顧左右爲之造履左右詣履度淵
明便於坐伸腳令度焉宏要之還州問其所乘答云素有腳疾乘
籃輿而來乃令一門生二兒共舉之行後宏欲見輒於林澤間候
之其故人顏延之遺之二萬錢淵明卽遣送酒家稍就取酒嘗於
九月九日出宅邊菊葉中坐久之滿手把菊忽值宏送酒至卽便
就酌醉而後歸貧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淵明若先醉便語客我醉
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將嘗候之值其醱熟取頭上葛巾漉
酒漉畢還復著之時周續之入廬山事釋道彭城劉遺民亦遁迹
匡山淵明又不應徵命謂之尋陽三隱其妻翟氏亦與同志能安
勤苦夫耕於前妻鋤於後欣然相得也淵明不營生業家務悉委
之兒僕未嘗有喜慍之色惟遇酒則飲無酒亦雅詠不輟嘗聞田

閒水聲倚杖久聽歎曰秫稻已秀翠色染人時割芻襟一洗荆棘
此水過吾師丈人矣性不解音而畜素琴一張絃徽不具每朋酒
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自以曾祖晉世宰
輔恥復屈身後代自高祖王業漸隆不復何仕所著文章皆題年
月義熙以前則警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惟云甲子而已與子書
以言其志并爲訓戒曰吾年過五十而窮苦荼毒每以家業東西
游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己必貽俗患僂俛辭世使汝等
幼而飢寒長獨罔罔少來好書偶愛閒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
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驩然有喜嘗言五六月北窗下臥遇
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又曰汝輩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
弟之義鮑叔敬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荆道舊遂能以敗爲成

因喪立功他人尙爾況其父之人哉潁川韓元長漢末名士身處
卿佐八十而終兄弟同居至於沒齒濟北汜稚春晉時操行人也
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汝其慎哉元嘉
三年橫道濟爲江州刺史往候之潛假臥餒瘠有日矣道濟謂曰
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
如此對曰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道濟餽以梁肉應而去之至
是卒世號曰靖節先生

蘇軾曰孔子不取微生高孟子不取於陵仲子惡其不情也淵
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爲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爲高飢則扣
門而乞食淵明有乞食詩飽則雞黍以迎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二十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二十一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宋紀三

起元嘉五年
迄元嘉七年

太祖文皇帝上之中

戊辰元嘉五年

魏拓拔焜神䴥元年西秦乞伏暮末永宏元年夏赫連定勝光元年燕馮拔太平二十年北涼沮渠蒙遜

承元元年

春正月辛未魏京兆王黎卒

荊州刺史彭城王義康性聰

察在州職事修治左光祿大夫范泰謂司徒王宏曰天下事重權要難居卿兄弟盛滿當深存降挹彭城王帝之次弟宜徵還入朝其參朝政宏納其言時大旱疾疫宏上表引咎遜位帝不許 秦

南州刺史領澆河太守姚濬叛降河西

晉時張祚以敦煌郡爲南州時敦煌屬河西熾磐蓋

以濟遠鎮南州而守澆河也

秦王熾磐以尙書焦嵩代濬帥騎三千討之二月

嵩爲吐谷渾元緒所執

魏改元神廩

廩杜鹿也以魏神鹿改元神廩蓋散志時定州獲白

魏平北將軍尉眷攻夏主亶於上邽夏主退屯平涼奚斤進

軍安定與邱堆娥清軍合斤馬多瘦死士卒乏糧乃深壘自固遣

邱堆督租於民間士卒暴掠不設儆備夏主襲之堆兵敗以數百

騎還城夏主乘勝日來城下鈔掠不得芻牧諸將患之監軍侍御

史安頡曰受詔滅賊今更爲賊所困退守窮城若不爲賊殺當坐

法誅進退皆無生理而諸王公晏然曾不爲計乎斤曰今軍士無

馬以步擊騎必無勝理當須京師救騎至合擊之頡曰今猛寇遊

逸於外吾兵疲食盡不一決戰則死在旦夕救騎何可待乎等於

就死死戰不亦可乎斤又以馬少爲辭頡曰今敵諸將所乘馬可
得二百匹頡請募敢死之士出擊之就不能破敵亦可以折其銳
且赫連昌狷而無謀好勇而輕每自出挑戰眾皆識之若伏兵掩
擊昌可擒也斤猶難之頡乃陰與尉眷等謀選騎待之既而夏主
來攻城頡出應之夏主自出陳前搏戰軍士識其貌爭赴之會天
大風揚塵晝昏夏主敗走頡追之夏主馬蹶而墜遂擒之

考異曰十六日

春秋鈔云承光三年五月戰於黑渠爲魏所敗昌與數千騎奔還魏追騎亦至昌河內公費連烏提守高平徙諸城民七萬戶於安定以節之四年二月魏軍至安定三城潰昌奔秦州魏東平公娥清追擒之送於魏與後魏紀傳不同今從後魏書頡同之子也夏大將軍領司徒平原王定收其餘眾數萬奔還平涼卽皇帝位大赦改元勝光三月辛巳赫連昌至平城魏主靈館之於西宮門內器用皆給乘輿之副又以妹始平公主妻之假常忠將軍

賜爵會稽公以安頡爲建節將軍賜爵西平公尉眷爲甯北將軍
進爵漁陽公魏主常使赫連昌侍從左右與之單騎其逐鹿深入
山湖昌素有勇名諸將咸以爲不可魏主曰天命有在亦何所懼
親遇如初奚斥自以爲元帥而昌爲偏裨所擒深恥之乃捨輜重
齎三日糧追賈主定於平涼娥清欲循水而往

清蓋欲循涇水而進

斤不從

自北道邀其走路至馬髦嶺

馬髦山之嶺也

夏軍將逆會魏小將有罪亡

歸於夏告以魏軍食少無水夏主乃分兵邀斤前後夾擊之魏兵

大潰斤及娥清劉拔皆爲夏所擒士卒死者六七千人

考異曰宋索尚傳元

嘉五年使大將吐伐斤西伐長安生擒赫連昌於安定討昌爲公
以妹妻之昌弟定在隴上吐伐斤乘勝以騎三萬討之定設伏於
隴山彈箏谷破之斬吐伐斤焚坑其城定帥眾東還復克
長安定又自攻不克乃分軍成大城而還今從後魏書 邱堆守

輜重在安定聞斤敗棄輜重奔長安與高涼王禮偕奔蒲阪夏人

復取長安魏主大怒命安頡斬邱堆代將其眾鎮蒲阪以拒之

夏四月夏主定遣使請和於魏魏主靈以詔諭之使降 王子魏

主靈西巡戊午敗於河西大赦 五月秦王熾磐卒太子暮末卽

位大赦改元永宏 平陸令河南成樂平陸縣白漢以來屬東平郡復勸王宏

遜位宏從之累表陳請帝不得已六月庚戌以宏爲衛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 甲寅魏主靈如長川 秦葬文昭王於武平陵廟號

太祖秦王暮末以右丞相元基爲侍中相國都督中外諸軍錄尚

書事以鎮軍大將軍河州牧謙屯爲驃騎大將軍徵安北將軍涼

州刺史段暉爲輔國大將軍御史大夫叔父右禁將軍千年爲鎮

北將軍涼州牧鎮湟河以征北將軍木奕干爲尚書令車騎大將

軍以征南將軍吉毗爲尚書僕射衛大將軍河西王蒙遜因秦喪

伐秦西平西平太守麴承謂之曰殿下若先取樂都則西平必爲
殿下之有苟望風請服亦明主之所疾也蒙遜乃釋西平攻樂都
相國元基帥騎三千救樂都甫入城而河西兵至攻其外城克之
絕其水道城中飢渴死者太半東羌乞提從元基救樂都陰與河
西通謀下繩引內其兵登城者百餘人鼓譟燒門元基帥左右奮
擊河西兵乃退初文昭王疾病謂暮末曰吾死之後汝能保境則
善矣沮渠成都爲蒙遜所親重汝宜歸之至是暮末遣使詣蒙遜
許歸成都以求和成都爲秦命事兒一百一十九卷武帝永初二年蒙遜引兵還遣使入秦
弔祭暮末厚資送成都遣將軍王伐送之蒙遜猶疑之使恢武將
軍沮渠奇珍伏兵於捫天嶺執伐并其騎士三百人以歸旣而遣
尙書郎王杼送伐還秦并遺暮末馬千匹及錦厨銀繒於是大赦

境內殊死已下改元承元秋七月暮末遣記室郎中馬艾如河西

報聘 魏主蠶還平城八月復如廣甯觀溫泉

水經注下洛縣故城魏燕州廣甯縣

廣甯縣治魏土地記下洛城東南四十里有樓山下有溫泉泉上有祭室殿繁華宇被於浦上石池吐泉湯湯其下炎煖代序是水灼焉無改能治以太牢祭黃帝堯舜廟 柔然紇升蓋可汗遣其

子將萬餘騎寇魏邊魏主自廣甯還追之不及九月還平城 冬

十月甲辰魏主蠶北巡壬子畋於牛川 秦涼州牧乞伏千年嗜

酒殘虐不恤政事秦王暮末遣使讓之千年懼奔河西暮末以叔

父光祿大夫沃陵爲涼州牧鎮湟河 徐州刺史王仲德遣步騎

二千伐魏濟陽陳雷

濟陽縣漢晉以來屬陳留郡此時陳留郡治汝南杜佑曰濟陽故城在曹州冤句縣西南

考異曰後魏紀云淮北疆將按南史仲德時爲安北將軍徐州刺史宋書仲德傳又宋齊南史本紀北史本紀及宋魏諸臣列傳魏劉裕傳宋索虜傳皆無是年王仲德討伐魏事惟後魏本紀有之今從之

魏主蠶還平城 魏定

州可零鮮于臺陽等二千餘家叛入西山

魏主珪皇始二年置安州於中山天興三年改

日定州西山卽

幽陽西山也州郡不能討閏月魏主叢遣鎮南將軍叔孫建討

之十一月乙未朔日有蝕之

魏主叢如西河校獵

河水逕洪雲中植陵

歷西南平城在其東北故郡之西河

十二月甲申還平城

河西王蒙遜伐秦至磽

夷秦相國元基等將騎萬五千拒之蒙遜還攻西平征虜將軍出

連輔政等將騎二千救之

秘書監謝靈運詩書皆兼獨絕每文

竟手自寫之帝稱爲二寶遂日夕引見賞遇甚厚而自以名輩才

能應參時政上惟接以文義每侍宴談賞而已王晏首王華殷景

仁名位素出靈運下竝見任遇靈運意甚不平多稱疾不朝直尋

池植援種竹樹葦驅課公役無復期度或出郭游行且二百里經

旬不歸既無表聞又不請急上不欲傷大臣慮讓令自解靈運乃

上表陳疾上賜假令還會稽將行上書勸伐河北曰先帝欲置定
趙魏大同文軌使久渴以於正化偏俗歸於華風運謝事乖理違
願絕仰德抱悲恨存生豈況陵塋未幾凶虜伺隙預在有誠誰不
憤歎伏惟深機志務久定神謨帝遂有北伐之志靈運既東歸復
遊娛宴集以夜續蠶爲法司所糾坐免官 是歲師子王刹利摩
訶及天竺迦毗黎王月愛皆遣使奉表入貢表辭皆如浮屠之言
南史師子國天竺旁國也其地和適無冬夏之異五穀隨人種
不須時節天竺有迦毗黎蘇摩黎斤陀利婆黎等國皆事佛道
魏鎮遠將軍平舒侯燕鳳卒

元嘉六年

魏拓拔焜神鷹二年西秦乞伏暮末永泰二年夏赫連定務光二年燕馮跋太平二十一年北涼沮渠蒙

遲承元

春正月辛丑帝祀南郊 王宏上表乞解州錄以授彭城

王義康

州錄揚州及帝優詔不許癸丑以義康爲侍中都督揚南

徐覓三州諸事司徒錄尚書事領南徐州刺史

武帝永初二年加京口之徐州

曰南徐淮北之徐州也曰徐南徐領南東海南琅邪晉陵義興南
鬱陵南東莞臨淮淮陵南彭城南清河南高平南平原南濟陰南
濮陽南泰山南

揚南魯郡等郡

宏與義康二府並置佐領兵共輔朝政宏既多疾

且欲委遠大權每事推讓義康由是義康專總內外之務又以撫
軍將軍江夏王義恭爲都督荆湘等八州諸軍事荊州刺史以侍
中劉湛爲南蠻校尉行府州事義恭涉獵文義而驕奢不節既出
鎮帝與書誡之曰天下艱難國家事重雖曰守成實亦未易隆替
安危在吾曹耳豈可不感尋王業大懼負荷今旣分張言集無日
無由復得動相規誨宜深自砥礪思而後行開布誠心措懷平當
親禮國士友接佳流識別賢愚鑒察邪正然後能盡君子之心收
小人之力汝神意爽悟有日新之美而進德修業未有可稱吾所

以恨之而不能已已者也汝性褊急志之所滯其欲必行意所不
存從物則改此最弊事宜念裁抑矜粗疏十數事汝別時可省也
遠大者豈可具言細碎復非筆可盡禮賢下士聖人垂訓矜侈
尙先哲所去裕達大度漢祖之德猜忌爾急魏武之累衛青遇士
大夫以禮與小人有恩西門安于矯性齊美西門豹性剛急常佩
寬緩常佩關羽張飛任偏同弊行己舉事深宜鑒此若事異今日
嗣子幼蒙司徒當周公之事汝不可不盡祇順之理爾時天下安
危決汝二人耳汝一月自用錢不可過三十萬若能省此益美西
楚殷曠常宜早起接對賢侶勿使畱滯判急務訖然後可入問訊
太妃既睹顏色番起居便應卽出不須久停以廢庶事也下日及
夜自有餘閒府舍住止園池堂觀略所請究計當不須改作日求

新吳

江右謂荆
州爲西楚

凡訊獄多決當時難可逆慮此實爲難訊前一二

日宜取訊簿密與劉湛擊其謀至訊曰虛懷博盡慎無以喜怒加
人能擇善者而從之美自歸己不可專意自決以矜獨斷之明也
凡事皆宜慎密亦宜豫敕左右人有至誠所陳不可泄漏以負忠
信之款也古人言習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或相議構勿輕
信受每有此事當善察之名器深宜慎惜不可妄以假人昵近爵
賜尤應裁量吾於左右雖爲少恩如聞外論不以爲非也以貴凌
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厭此易達事耳聲樂嬉遊不宜令過痛
酒漁獵一切勿爲俱用奉身皆有節度奇服異器不宜與長又宜
數引見佐吏相見不數則彼我不親不親無因得盡人情人情不
盡復何由知眾事也 夏酒泉公備自平涼奔魏 丁零鮮于靈

陽等請降於魏魏主靈救之 秦出連輔政等未至西平河西王蒙遜拔西平執太守翹承 二月秦王暮末立妃梁氏爲皇后子萬載爲太子 三月丁巳立皇子劭爲太子戊午大赦 辛酉以左衛將軍殷景仁爲中領軍帝傷章太后早亡秦太后母蘇氏甚謹蘇氏卒帝往臨哭欲追加封爵使羣臣議之景仁以爲古典無之乃止 初秦尙書隴西辛進從文昭王游陵霄觀彈飛鳥碇中秦王暮末之母傷其面及暮末卽位問母面傷之由母以狀告暮末怒殺進并其五族二十七人 夏四月癸亥以尙書左僕射王敬宏爲尙書令臨川王義慶爲左僕射吏部尙書濟陽江夷爲右僕射 初魏太祖命尙書鄧淵撰國記十餘卷未成而止至是魏主憲更命崔浩與中書侍郎鄧穎等續成之爲國書二十卷穎淵

之子也 魏主叢將擊柔然治兵於南郊先祭天然後部勒行陳

內外羣臣皆不欲行保太后固止之獨崔浩勸之尙書令劉縶等

共推太史令張淵徐辯使言於魏主曰今茲己巳三陰之歲

干以甲丙

戊庚壬爲陽乙丁己辛癸爲陰支以子寅辰午申戌爲陽丑卯巳未酉亥爲陰己巳皆陰而于支合於己巳是爲三陰之歲

歲

星襲月太白在西方不可舉兵北伐必敗雖克不利於上羣臣因

其贊之曰淵等少時嘗諫苻堅南伐堅不從而敗所言無不中不

可違也魏主意不從詔浩與淵等論難於前浩詰淵辯曰陽爲德

陰爲刑故日食修德月食修刑夫王者用刑小則肆諸市朝大則

陳諸原野今出兵以討有罪乃所以修刑也臣竊觀天文比年以

來月行掩昴至今猶然其占三年天子大破旄頭之國

昴爲旄頭胡星也

蠕蠕高車旄頭之眾也願陛下勿疑淵辯復曰蠕蠕荒外無用之

物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民不可臣而使輕疾無常難得而制
有何汲汲而勞士馬以伐之浩曰淵辯言天道猶是其職至於人

事形勢非其所知此乃漢世常談

自韓安國主父偃至
於嚴尤其論皆如此

施之於今

殊不合事宜何則蠕蠕本國家北邊之臣中開叛去

見一百八卷
晉孝武太元

十九年今誅其元惡收其良民令復舊役非無用也漠北高涼不生

蚊蚋水草美善夏則北遷田牧其地非不可耕而食也蠕蠕子弟

來降貴者尙公主賤者將軍大夫居滿朝列又高車駟馬爲名騎非

不可臣而畜也夫以南人追之則患其輕疾於國兵則不然何者

彼能遠走我亦能遠逐與之進退非難制也且蠕蠕數來入寇吏

民震驚今夏不乘虛掩襲破滅其國至秋復來不得安臥自太宗

之世迄於今日無歲不警豈不汲汲乎哉世人皆謂淵辯通解數

術明決成敗臣請試問之屬者統萬未亡之前有洵敗徵若其不知是無術也知而不言是不忠也時赫連昌在坐淵等自以未嘗有言慙不能對魏主大悅旣罷公卿或尤浩曰今南寇方伺國隙而捨之北伐若蠕蠕遠遁前無所獲後有彊寇將何以待之浩曰不然今不先破蠕蠕則無以待南寇南人聞國家克統萬以來內懷恐懼故揚聲動眾以衛淮北比吾破蠕蠕往還之間南寇必不動也且彼步我騎彼能北來我亦南征在彼甚困於我未勞況南北殊俗水陸異宜設使國家與之河南彼亦不能守也何以言之以劉裕之雄傑吞併關中留其愛子輔以良將精兵數萬猶不能守全軍覆沒號哭之聲至今未已況義隆今日君臣非裕時之比主上英武士馬精彊彼若果來譬如駒犢鬪虎狼也何懼之有

蟻蟻恃其絕遠謂國家力不能制自寬日久故夏則散眾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溫南來寇鈔今掩其不備必望塵駭散牡馬護牝牝馬懸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草不過數日必聚而困弊可一舉而滅也整勞永逸時不可失患在上無此意今上意已決奈何止之寇謙之謂浩曰蟻蟻果可克乎浩曰必克但恐諸將瑣瑣前後顧慮不能乘勝深入使不全舉耳先是帝因魏使者還告魏主曰汝趨歸我河南地不然將翫我將士之力魏主方議伐柔然聞之大笑謂公卿曰龜鼈小豎東南澤國也故語自救不暇夫何能爲就使能來若不先滅蟻蟻乃是坐待寇至腹背受敵非良策也吾行決矣庚寅魏主發平城使北平王長孫嵩廣陵公樓伏連居守魏主自東道向黑山使平陽王長孫翰自西道向大娥山同會柔然

之庭 五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王敬宏固讓尚書令表求還東

癸巳更以敬宏爲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聽其東歸 丁未魏主

盡至漠南捨輜重帥輕騎兼馬襲擊柔然至粟水

兼馬者每一騎兼有副馬也粟

水在漠北近稽落山有柔然紇升蓋可汗先不設備民畜滿野驚

怖散去莫相收攝紇升蓋燒廬舍絕迹西走莫知所之其弟匹黎

先主東部聞有魏寇帥眾欲就其兄遇長孫翰翰邀擊大破之殺

其大人數百 夏主定欲復取統萬引兵東至侯尼城

侯尼城在平涼東

不敢進而還 河西王蒙遜伐秦秦王暮末留相國元基守枹罕

遷保定連南安太守翟承伯等據罕并谷以應河西

水經注隴西白石縣東有

罕并漢之東則暮末擊破之進至治城

魏收地形志涼州東隴郡有治城縣其地當在黃河

南又涼州有建昌 西安太守莫者幼眷據汧川以叛

此汧川非扶風之汧當亦

在抱罕左右 暮末討之爲幼魯所敗還於定連蒙遜至抱罕遣世子與

國進攻定連六月暮末逆擊與國於治城擒之追擊蒙遜至譚郊

吐谷渾王慕瓚遣其弟慕利延將騎五千會蒙遜伐秦暮末遣輔

國大將軍段暉等邀擊大破之 柔然紇升菴可汗既走部落四

散竄伏山谷雜畜布野無人收視魏主還循粟水西行至菟園水

菟園水在燕然山南去平城三千七百餘里 分軍搜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俘斬

甚眾高車諸部乘魏兵勢鈔掠柔然種類前後降魏者三十

餘萬落獲戎馬百餘萬匹畜產車廬彌漫山澤無慮數百萬魏主

循弱水西行至涿邪山諸將慮深入有伏兵勸魏主畱止寇謙之

以崔浩囊且之晉固勸魏主窮追魏主不從秋七月引兵東還至

黑山以所獲班賜將士有差旣而得降人言可汗先被病聞魏兵

至不知所為乃焚穹廬以車自載將數百人入南山民畜窘聚無人統領相去百八十里追兵不至乃徐西遁惟此得免後聞涼州

賈胡言若復前行二日則盡滅之矣魏主深悔之紇升蓋可汗憤

愠而卒子吳提立號敷連可汗魏收曰敷連魏音神聖也武都孝昭王楊元

疾病欲以國授其弟難當難當固辭請立元子係宗而輔之元許

之元卒係宗立難當妻姚氏勸難當自立難當乃廢係宗自稱都

督雍涼秦三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秦州刺史武

都王 河西王蒙遜遣使送穀三十萬斛以贖世子興國於秦秦

王暮末不許蒙遜乃立興國母弟菩提為世子暮末以興國為散

騎常侍以其妹平昌公主妻之 八月魏主蠶至漠南聞高車東

都屯已尼陂北史烏洛侯國西北二十日行有于已尼大水所謂北前也烏洛侯直衝源西北已尼陂又當在其北

也人畜甚眾去魏軍千餘里遣左僕射安原等將萬騎擊之高車諸部迎降者數十萬落獲馬牛羊百餘萬冬十月魏主還平城徙柔然高車降附之民於漠南東至滹源西暨五原陰山三千里中使之耕牧而收其貢賦命長孫翰劉黎安原及侍中古弼同領撫之自是魏之民間馬牛羊及氈皮爲之價賤魏主加崔浩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以賞其謀畫之功浩善占天文常置銅鈺於醋器中令晝夜有所見卽以鈺畫紙作字以記其異魏主每如浩家問以災異或倉猝不及束帶奉進蔬食不暇精美魏主必爲之舉筋或立管而還魏主嘗引浩出入臥內從容謂浩曰卿才智淵博事朕祖考著忠三世故朕引卿以自近卿宜盡忠規諫勿有所隱朕雖或時忿恚不從卿言然終久深思卿言也嘗指浩以示新降高

車渠帥曰汝曹視此人庭纖懦弱不能彎弓持矛然其胸中所懷乃過於兵甲朕雖有征伐之志而不能自決前後有功皆此人所教也又敕尙書曰凡軍國大計汝曹所不能決者皆當咨浩然後施行 秦王暮末之弟軻殊羅悉於文昭王左夫人禿髮氏暮末知而禁之軻殊羅懼與叔父什寅謀殺暮末奉沮渠與國以奔河西使禿髮氏盜門鑰鑰誤門不得開門者以告暮末暮末悉收其黨殺之而赦軻殊羅執什寅鞭之什寅曰我負汝死不負汝鞭暮末怒刳其腹投尸於河禿髮氏自殺 夏主定少凶暴無賴不爲世祖所知是月畋於陰樂登詩藍山五代志平涼郡平涼縣有詩藍山漢涇陽縣故城在平涼 南望統萬城泣曰先帝若以朕承大業者豈有今日之事乎俄而有羣狐百數鳴於其旁夏主令射之一無所獲意甚惡之曰所見

亦大不臧咄咄天道復何言哉 十一月己丑朔日有食之不盡

如鉤星盡見至晡方沒河北地闇 魏主靈西巡至柞山 十二

月河西王蒙遜吐谷渾王慕瓚皆遣使入貢 是歲魏內都大官

中山文懿公李先青冀二州刺史安同皆卒先年九十五 李先自燕路健

見一百八卷晉孝 秦地誕野草皆自反

武太元二十一年 魏拓跋嗣神龜二年西秦乞伏暮末永安三年夏赫

年元嘉七年 魏拓跋嗣神龜二年西秦乞伏暮末永安三年夏赫 遂定勝光三年燕馮跋太平二十二年北涼沮渠蒙

遜承元 春正月癸巳以吐谷渾王慕瓚爲征西將軍沙州刺史隴

西公 庚子魏主靈還平城壬寅大赦癸卯復如廣甯臨溫泉

二月丁卯魏平陽威王長孫翰卒 戊辰魏主靈還平城 帝自

踐位以來有恢復河南之志五月戊子詔簡甲卒五萬給右將軍

到彥之統安北將軍王仲德兗州刺史竺靈秀帥舟師入河又使

驍騎將軍段宏將精騎入千直指虎牢豫州刺史劉德武將兵一萬繼進後將軍長沙王義欣將兵三萬監征討諸軍事義欣道憐之子也先遣殿中將軍田奇使于魏告魏主靈曰河南舊是宋土

中爲彼所侵

魏取河南見一百十九卷營陽王景平元年

今當修復舊境不關河北魏

主大怒曰我生髮未燥已聞河南是我地此豈可得必若進軍今

當權斂戍相避須冬寒地淨河冰堅合自更取之甲午以前南廣

平太守尹冲爲司州刺史

江左屬廣平郡於襄陽宋以朝陽縣境爲廣平屬雍州

長沙王義

欣出鎮彭城爲眾軍營按以游擊將軍胡藩戍廣陵行府州事

壬寅魏封赫連昌爲秦王 死是魏有新徙敢勒千餘家苦於將

吏侵漁出怨言期以草生馬肥亡歸漠北尙書令劉縉左僕射安

原奏請及河水未解徙之河西向春冰解使不得北遁魏主靈曰

此曹習俗放散日久譬如田中之鹿急則奔突緩之自定吾區處

自有道不煩徙也絜等固請不已乃聽分徙三萬餘落於河西西

至白鹽池

五原郡有白鹽池黑鹽池池東置鹽州以此得名

敕勒皆驚駭曰固我於河西欲

殺我也謀西奔涼州劉絜屯五原河北

水經注河水自朔方城南過五原縣也

安原

屯悅拔城以備之癸卯敕勒數千騎叛北走絜追討之走者無食

相枕而死魏南邊諸將表稱宋人大嚴將入寇請兵三萬先其

未發逆擊之足以挫其銳氣使不敢深入因請悉誅河北流民在

境上者以絕其鄉導魏主遂使公卿議之皆以爲當然崔浩曰不

可往年國家大破蠕蠕馬力有餘南賊震懼常恐輕兵奄至臥不

安席故先聲動眾以備不虞非敢先發又南方下溼入夏之後水

潦方降草木繁密地氣鬱蒸易生疾病不可行師且彼旣嚴備則

賊守必固留屯久攻則糧運不繼分軍四掠則力單寡無以應敵以今擊之未見其利彼若果能北來宜待其勞倦秋涼馬肥因敵取食徐往擊之此萬全之計也朝廷羣臣及西北守將從陛下征伐西平赫連北破蠕蠕多獲美女珍寶牛馬成羣南邊諸將聞而慕之亦欲南鈔以取資財是以妄張賊勢以恐朝廷皆營私計爲國生事不可從也魏主乃止諸將復表南寇已至所部兵少乞簡幽州以南勁兵助已成守及就涼水造船嚴備以拒之公卿皆以爲宜如所請拜晉司馬楚之魯軌韓延之等爲將帥使招誘南人浩曰非長策也楚之等皆彼所畏忌今聞國家悉發幽州以南精兵大造舟艦隨以輕騎謂國家欲存立司馬氏誅除劉宗必舉國震駭懼於滅亡當悉發精銳并心竭力以死爭之則我南邊諸

將無以禦之若彼有見機之人善設權譎乘閒深入虞我國虛生
變不難非制敵之良計今公卿欲以威力卻敵乃所以速之也張
虛聲而召實害此之謂矣故楚之之徒往則彼來止則彼息其勢
然也且楚之等皆纖利小才止能招合輕薄無賴而不能成大功
徒使國家兵連禍結而已昔魯軌說姚興以取荊州至則敗散

一百一十七卷晉安
帝義熙十二年

爲蠻人掠賣爲奴終於禍及姚泓此已然之效

也魏主未以爲然浩乃復陳天時以爲南方舉兵必不利曰今茲

害氣在揚州一也庚午自刑先發者傷二也

揚州於辰在丑而庚
歲在午丑爲金庫午

爲火旺以火爲金故害氣在揚州歲在庚
午庚金也午火也以火燒金故爲自刑

日食晝晦宿值斗牛三

也熒惑伏於翼軫主亂及喪四也太白未出進兵者敗五也

去年
十一月

月朔日食於星紀之分前值斗牛熒惑罰星也所居之宿國受殃
爲死喪寇亂翼軫之分野屬荊州太白未出不利進兵太白兵

也夫興國之君先修人事次盡地利後觀天時故萬舉萬全今劉
義隆新造之國人事未洽災變屢見天時不協舟行水涸地利不
盡三者無一可而義隆行之必敗無疑魏主不能違眾言乃詔冀
定相三州造船三千艘簡幽州以南戍兵集河上以備之 秦乞
伏什寅母弟前將軍白養鎮衛將軍去列以什寅之死有怨言秦
王暮末皆殺之 夏四月甲子魏主盡如雲中 敕勒萬餘落復
叛走魏主盡使尙書封敕追討滅之 六月己卯以兵王楊難當
爲冠軍將軍秦州刺史武都王 魏主盡使平南大將軍丹陽王
大毗屯河上以司馬楚之爲安南大將軍封琅邪王屯潁川以備
宋 吐谷渾王慕瓚將其眾萬八千襲秦定連秦輔國大將軍段
暉等擊走之 到彥之自淮入泗水滲水下流日行纔十里自四

月至秋七月始至須昌

須昌縣前漢屬東郡後漢晉屬東平郡杜祐曰郡中古須句國漢爲東平國地治須昌縣漢無疆故城在今縣

東東平國故城亦在縣東乃泝河西上魏主鑿以河南四鎮兵少

命諸軍悉收眾北渡

四鎮金墉虎牢滑臺碭

戊子魏高祖破成兵棄城去戊戌

滑臺成兵亦去庚子魏主以大鴻臚陽平公杜超爲都督冀定相

三州諸軍事太宰進爵陽平王鎮鄴爲諸軍節度超密太后之兄

冀州漢末所置治信都定州春秋鮮虞國戰國爲中山國後燕慕容氏都中山後魏道武帝滅之於中山置安州天興三年改

定州相州春秋晉東陽之地戰國時爲魏之鄴邑晉時趙王石虎自襄國徙都之魏道武帝滅後燕至鄴欲立州訪於羣下對者曰昔

河東甲居相宜曰庚戌魏洛陽虎牢成兵皆棄城去到彥之爾朱

修之守滑臺尹冲守虎牢建武將軍杜驥守金墉驥預之元孫也

諸軍進屯靈昌津列守南岸至於潼關於是司寇旣平諸軍皆喜

王仲德獨有憂色曰諸賢不諳北土情僞必厭其計胡虜雖仁義

不足而凶狡有餘今斂戍北歸必并力完聚若河冰既合將復南來豈可不以爲憂乎 甲寅林邑王范陽邁遣使入貢自陳與交

州不睦乞蒙恕宥

林邑自范叔文以來世與交州交兵

八月魏主靈遣冠軍將軍

安頡督護諸軍擊到彥之丙寅彥之遣裨將吳興姚聳夫渡河攻治阪與頡戰聳夫兵敗死者甚眾戊寅魏主遣征西大將軍長孫道生會丹楊王大毗屯河上以禦彥之 燕王跋寢疾召中書監

申秀侍中陽哲於內殿屬以後事九月病甚輦而臨軒命太子翼攝國事勒兵聽政以備非常宋夫人欲立其子受居而惡翼聽政謂翼曰上疾將瘳奈何遽欲代父臨天下乎翼性仁弱遂遣東宮日三往省疾宋夫人矯詔絕內外遣闕寺傳問而已翼及諸子大臣竝不得見惟中給事胡福獨得出入專掌禁衛福慮宋夫人送

成其謀乃言於司徒錄尚書事中山公宏宏與壯士數十人被甲入禁中衛衛皆不戰而散宋夫人命閉東閣宏家僮廩斗頭勁捷有勇力踰閣而入至於皇堂射殺女御一人燕王驚懼而殞宏遂卽天王位遣人巡城告曰天降凶禍大行崩背太子不侍疾羣公不奔喪疑有逆謀社稷將危吾備介弟之親遂攝大位以甯國家百官扣門入者進陛二等太子翼帥東宮兵出戰而敗兵皆潰去宏遣使賜翼死燕王跋有子百餘人宏皆殺之諡跋曰文成皇帝廟號太祖葬長谷陵

己丑夏主定遣其弟謂以代伐魏鄜城

鄜城

在漢上郡界魏後世數城鄜城改曰鄜城與數同

魏平西將軍始平公隗歸等擊之殺萬

餘人謂以代遁去夏主自將數萬人邀擊隗歸於鄜城東留其弟

上谷公社于廣陽公度洛孤守平涼遣使來求印約合兵滅魏遙

分河北自恆山以東屬宋以西屬夏魏主鸞聞之治兵將伐夏羣

臣咸曰劉義隆兵猶在河中

言在河之中流

捨之西行前寇未必可克而

義隆乘虛濟河則失山東矣

此山東謂太行恆山以東即河北之地

魏主以問崔浩

對曰義隆與赫連定遙相招引以虛聲唱和共窺大國義隆望定

進定待義隆前皆莫敢先入譬如連雞不得俱飛無能爲害也臣

始謂義隆軍來當屯止河中兩道北上東道向冀州西道衝鄴如

此則陛下當自討之不得徐行今則不然東西列兵徑二千里一

處不過數千形分勢弱以此觀之備兒情見

備因也

此不過欲固

河自守無北渡慮也赫連定殘根易摧擬之必仆克定之後東出

遼關席卷而前則威振南極江淮以北無立草矣聖策獨發非思

近所及願陛下勿疑甲辰魏主如統萬遂襲平涼以衛兵將軍王

斤鎮蒲坂斤建之子也 秦自正月不雨至於九月民流叛者甚

眾 冬十月以竟陵王義宣爲南徐州刺史猶戍石頭

義宣先戍石頭而南

徐州鎮京口蓋帶刺史而猶戍石頭也

戊午立錢署鑄四銖錢

到彥之王仲德

沿河置守還保東平

東平郡時治須昌

乙亥魏安頡自委粟津濟河攻金

墉金墉不治既久又無糧食杜驥欲棄城走恐獲罪初高祖滅秦

遷其鍾虜於江南有大鍾沒於洛水帝使姚聳夫將千五百人往

取之驥給之曰金墉城已修完糧食亦足所乏者人耳今虜騎南

渡當相與并力禦之大功既立牽鍾未晚聳夫從之既至見城不

可守乃引去驥遂南遁丙子安頡拔洛陽殺將士五千餘人杜驥

歸言於帝曰本欲以死固守姚聳夫及城遽走人情沮敗不可復

禁上大怒誅聳夫于壽陽聳夫勇健諸偏裨莫及也魏河北諸軍

會於七女津

七女津當在東平西北岸

到彥之恐其南渡遣裨將王蟠龍泝流

奪其船杜超等擊斬之安頡與龍驤將軍陸侯進攻虎牢辛巳拔

之滎陽太守清河崔模降魏司州刺史尹冲獨抗節不降投擊而

死帝聞之與江夏王義恭誓曰尹冲誠節志概繼蹤古烈以爲傷

惋不能已已乃爲之賦詩曰忠臣表年暮貞柯見嚴秋戎事諒未

殄民患焉得塞

段正通盤原文於辛巳拔之下云尹冲及滎陽太守清河崔模降魏公又爲之考異曰宋書云模

抗節不降投擊死拔後魏書撰仕魏爲武陵男宋書誤也然宋書

以模爲抗節漢誤至於尹冲之投擊死宋書與魏書不約而有同

辭且文辭與義恭誓傷之不已又爲之賦詩以悼冲昭解可謂

秦王暮末爲河西所逼遣其臣王愷烏訥闕請迎於魏魏人許以

平涼安定封之暮末乃焚城邑毀寶器帥戶萬五千東如上邦

考曰後魏乞伏國仁傳云爲赫連定所逼遣烏訥等求迎末抵胡傳云茂陵間赫連定敗將家戶及輿國東征欲移居上邦今從十六

秋 國春 至高田谷 高田谷常有南安郡界未及至上郡也 給事黃門侍郎郭恆謀劫江

渠與國以叛事覺暮末殺之夏主定聞募末將至發兵拒之暮末

留保南安其故地皆入於吐谷渾 自苑川至西平抱罕皆乞伏氏故地晉孝武帝太元八年歲在

癸未乞伏國仁降魏西南安亦其地也 十一月癸未西南有氣上下赤中央黑廣

三尺長三十餘丈狀如旌旗 乙酉魏主靈至平涼夏上谷公社

干等嬰城固守魏主使赫連昌招之不下乃使安西將軍古弼等

將兵趣安定夏主定自鄜城還安定將步騎二萬北救平涼與弼

遇弼僞退以誘之夏主追之魏主使高車駟擊之夏兵大敗斬首

數千級夏主還走登鵠陂原 鵠陂原前漢蜀北地後漢晉屬安定有鵠陂原唐天寶元年改曰靈臺縣

屬靈 州 爲方陳以自固魏兵就圍之 壬辰加征南大將軍檀道濟

都督征討諸軍事帥眾伐魏甲午魏壽光侯叔孫建汝陰公長孫

道生濟河而南到彥之聞洛陽虎牢不守諸軍相繼奔敗欲引兵還殿中將軍垣護之以警諫之以爲宜使竺靈秀助朱修之守滑臺自帥大軍進擬河北且曰昔人有連年攻戰失眾乏糧猶張膽爭前莫可懼退況今青州豐稷濟漕流通士馬飽逸威力無損若空棄滑臺坐喪成業豈朝廷授任之旨邪彥之不從護之苗之子

也

武帝西征長安令苗鎮河濟之會俗謂之

頃苗城祖子係三世皆著功名於邊垂 彥之欲焚舟步走王

仲德曰洛陽既陷虎牢不能獨守自然之勢也今虜去我猶千

里滑臺尙有彊兵若遽舍舟南走士卒必散當引舟入濟至馬耳

谷口更詳所宜

馬耳谷口

彥之先有目疾至是大動且將士疾疫

乃引兵自濟入濟

水經濟水東北過齊張縣西界安民亭南汶水從東北來注之注云濟水又北汶水注之戴延

之所謂清口也郭緣生述征記曰清河首受淇水北流濟或謂清即沂也禹貢濟東北會於汶汶今枯渠注巨澤巨澤北則清水與汶

自也京相璠曰今濟北東阿東北有故清亭卽春秋所謂清者也
是清水通清之目西亦水色清深川兼厥稱是故燕王曰吾聞
齊有清濟濁河以爲固卽此水也南至厯城焚舟棄甲步趨彭城竺靈秀棄須昌

南奔湖陸青兗大擾長沙王義欣在彭城將佐恐魏兵大至勸義

欣委鎮還都義欣不從魏兵攻濟南濟南太守武進蕭承之帥數

百人拒之

晉武帝太康二年分丹徒曲阿立武進縣屬晉陵郡南渡後屬南東海郡今奔牛青城萬歲諸鎮皆其地魏

眾大集承之使假兵開城門眾曰賊眾我寡奈何輕敵之甚承之

曰今懸守窮城事已危急若復示弱必爲所屠惟當見強以待之

自魏人疑有伏兵遂引去

承之蕭道成之父也

魏軍圍夏主定數日斲其

水草人馬飢渴丁酉夏主引眾下鵝陂原魏武衛將軍邱眷擊之

夏眾大潰死者萬餘人夏主中重創單騎走收其餘眾驅民五萬

西保上邳魏人獲夏主之弟丹楊公烏視拔武陵公禿骨及公侯

以下百餘人是日魏兵乘勝進攻安定夏東平公乙斗棄城奔長

安驅略數千家西奔上邽 戊戌魏叔孫建收竺靈秀於湖陸靈

秀大敗死者五千餘人建還屯范城

即東平郡之范縣城也杜佑曰濮州范縣晉大夫士會之

邑

己亥魏主靈如安定庚子還臨平涼掘塹圍之安慰初附救

秦雍之民賜復七年夏隴西守將降魏 辛丑魏安顏督諸軍攻

滑臺 河西王蒙遜遣尚書郎宗舒等入貢於魏魏主靈與之宴

執崔浩之手以示舒等曰汝所聞崔公此則是也才略之美於今

無比朕動止咨之豫陳成敗若合符契未嘗失也 魏以叔孫建

都督冀青等四州諸軍事建沈攸多智東西征伐常爲謀主治軍

清整號令嚴明又雅尚人倫禮賢愛士在平原十餘年綏懷內外

甚得邊稱魏初名將鮮有及之 魏尚書庾結帥騎五千迎秦王

暮末秦衛將軍吉毗以爲不宜內徙暮末從之庫結引還南安諸

羌萬餘人叛秦推安南將軍都督八郡諸軍事廣甯太守焦遺爲

主魏收地形志廣甯郡治臨白彰縣甯富作甯彰縣後世所置唐爲涇州屬西縣地遺不從乃劫遺族子

長城護軍亮爲主五代志平涼郡百泉縣後魏置長城郡帥眾攻南安暮末請救於

氏王楊難當難當遣將軍苻猷帥騎三千救之暮末與之合擊諸

羌諸羌沒亮奔還廣甯暮末進軍攻之以手令與焦遺使取亮士

二月遣斬亮首出降暮末進遣號鎮國將軍秦略陽太守宏農楊

顯以郡降夏 辛酉以長沙王義欣爲豫州刺史鎮壽陽壽陽土

荒民散城郭頽敗盜賊公行義欣隨宜經理境內安業道不拾遺

城府完實遂爲盛藩芍陂久廢義欣修治隄防引河水入陂溉田

萬餘頃無復旱災 丁卯夏上谷公社于廣陽公度洛孤出降魏

克平涼關中侯豆代田得奚斤娥清等獻於魏主魏主以夏主
 定之后賜代田命斤膝行執酒以奉代田謂斤曰全汝生者代出
 也賜代田爵并陘侯加散騎常侍右衛將軍領內都幢將夏長安
 驛晉武功守將皆走關中悉入於魏魏主問巴東公延普頃安定
 以鎮西將軍王斤鎮長安壬申魏主東還以奚斤為宰士使負酒
 食以從宰士掌膳飲以斤故車失身辱之也王斤驕矜不法信用左右調役百姓民
 不堪命南奔漢川者數千家魏主案治得實斬斤以徇 丙戌有
 流星頭如彗尾長二十餘丈大如數十斛縱赤色有光照人面從
 西行經北大星南過至東壁止 右將軍到彥之安北將軍王仲
 德皆下獄免官兗州刺史竺靈秀坐棄軍伏誅上見垣護之嘗而
 善之以為北高平太守南高平郡也屬兗州北高平郡也屬兗州治湖陸彥之之北

伐也甲兵資實甚盛及敗還委棄盡府藏武庫爲之空虛他日

上與羣臣宴有荒外降人在坐

自南北分命各以其封略之外爲荒外

上問尚書庫

部郎顧琛庫中仗猶有幾許琛對有十萬人仗

曹魏置尚書三十三郎庫部其一

一也字或器

上既問而悔之得琛對甚喜琛和之會孫也雅謹不

尚浮華母孔氏有勇烈晉隆安初王廙於吳中作亂以女爲貞烈

將軍悉以女人爲官屬孔氏時爲司馬及孫恩亂後東土饑荒人

相食孔氏散家財以賑邑里全活者甚眾生子皆以孔爲名孔氏

享年百十餘而卒

彭城王義康與王宏竝錄尚書義康意猶快

快欲得揚州形於辭旨以宏弟曇首居中爲上所親委愈不悅宏

以老病屢乞骸骨曇首自求吳郡上皆不許旨豈有欲建大廈而

遺其棟梁者哉義康謂人曰王公久病不起神州詎宜臥治曇首

勸宏減府中文武之半以授義康上聽割二千人義康乃悅得
中太子詹事王曇首卒曇首幼有素尚兄弟分財曇首惟取圖書
而已辟晉琅邪王大司馬屬從府公修復洛陽園陵與從弟球俱
詣高祖時謝晦在坐高祖曰此君竝齊梁世德乃能屈志戎旅曇
首答曰既從神武之師自使懦夫立志晦曰仁者果有勇高祖悅
行至彭城大會戲馬臺預坐者皆賦詩曇首文先成高祖覽讀因
問其兄宏曰卿弟何如卿宏答曰若但如臣門戶何寄高祖大笑
曇首有識局智度喜愠不見於色閭門之內雍雍如也手不執金
玉婦女亦不得以爲飾玩自非祿賜所及一毫不受於人爲帝鎮
西長史高祖謂帝曰王曇首沈毅有器度宰相才也汝可每事咨
之至是卒時年三十七帝臨慟歎曰王詹事所疾不救國之衰也

中書舍人周糾侍側曰王家欲衰賢者先殞帝曰直是我家衰耳
追贈左光祿大夫帝後見宏便流涕欲獻宏但斂容而已彭城王
義康謂帝曰曇首既爲家費又爲國器宏情不稱何也帝曰賢者
固不可度 徵士孔潛之卒潛之字彥深魯郡人也少有高尚愛
好墳籍居於會稽剡縣性好山水每有所游必窮其幽峻或旬日
忘歸嘗於山中遇沙門釋法崇因留共止遂停三載法崇歎曰緇
想人外三十年矣今乃傾葢於茲不覺老之將至也及潛之還返
不告以姓名居喪至孝廬於墓側服闕與臧顛王宏之王敬宏等
其爲人外之游故宏以女適潛之子尚潛之以烏羊繫所乘車轅
提壺爲禮至則盡飲其飲迄暮而歸或怪其如此答曰固亦農夫
田父之禮也會稽太守謝方明苦要之不能致使謂曰苟不入吾

郡何爲入吾郭。淳之笑曰：潛游者不識其水，巢棲者非辨其林。飛沈所至，何問其主？終不可往。茅屋蓬戶，庭草無徑，惟牀上有書數卷而已。元嘉初，徵爲散騎侍郎，乃逃於上虞縣界。家人莫知所之。